

■ 难忘记忆

# 想起了老师的模样

◎李志铭

仲秋的一个夜晚，接到发小的电话，说是小学同学会已确定安排在周六下午。那一天，我们终于在西湖边的茶楼欢聚。走过风风雨雨的坎坷人生，安静地坐下来说同学情谊，回味孩提往事，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遗憾的是，我没有看见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。

那一年，我转到杭州下城区读一年级。一个个子高高的女老师把我领到了教室。后来我知道她就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戴玲玲。记忆里的戴老师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，无论是浅色的套服，还是深色的衣裤，只要穿在她身上，感觉就不一样。虽然戴老师已做了妈妈，但是她的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，那精巧的尖下颏儿也非

常俊俏，一笑两眼就细细眯着。

戴老师的语文课，经常让我领读课文，我写的作文常常受老师表扬，或在全班大声朗读，或作为范文在黑板栏张贴。今天想来，她对我爱好文学是有多么有益的启蒙影响啊！

对于这样一个对我有些温馨色彩的老师，我真希望她能一直教我们。二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戴老师调走了。那天她在走廊上叫住我，一只手轻轻地抚着我的肩，用轻轻的语调对我说：“以后你要好好读书，要坚持写日记……”

三年级来了一位新老师——胡永敏。一头短发，一张红扑扑的国字脸，颇像革命样板戏《杜鹃山》的党代表

柯湘。

当时，胡老师来到我们班任教时大约已经40多岁。胡老师来了不久，就对全班50多个同学进行了家访，还建立了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制度，定期召开家长会议，把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况和在校表现反馈给家长。通过努力，一些同学放野了的心收了回来，把主要精力用到了学习上。

学业荒废、纪律松弛、校风不良，是当时“文革”后期学校的一个通病。而我们四班在全校更是出了名，不是今天发生了打架，就是明天女生哭着说谁把毛毛虫放进了她的铅笔盒，或是黑板上画了一个针对某同学带有侮辱性的画像。学校几次点名批评，任课老师也

深感头疼。

然而，只要是胡老师上的课，谁也不敢在课堂上胡来。记得那天，胡老师一边在教室踱着步，带着大家朗读课文；一边在观察学生表现，如有异常行为，她便轻走到同学面前，拍拍肩膀。当然，同学也会非常有趣。对于那些调皮学生，胡老师从来不是采取极端手段，也不会对他们另眼相看，而是一次次地耐心说服教育。

那时，我借了一本《青春之歌》。因为急着要还，所以就吧上常识课和自修课的时间都用了上。

记得那天，胡老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没有严厉的批评，但是她的讲话却深深地触动了。她让我明白，

小学阶段是人生实现理想的重要基础，不能忽视其他课目的学习。

那时，胡老师讲课时非常投入，好似满腔的热情都留在了课堂上。有一段时间，胡老师咳嗽得非常厉害，剧烈的咳嗽以至使她的脸涨得通红，甚至要许久才能缓过神来。看见胡老师这样，我和同学们都非常难受。可是一会儿，胡老师就从容自若了，并向同学们示歉：“不好意思，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讲。”

不管岁月过去了多少年，胡老师勤奋敬业的模样一直刻在我的心里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同学会上有同学告诉我，胡老师已在许多年前因病去世了。听罢噩耗，我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……

■ 致敬劳动

## 秋风起稻花香

◎王永清

八月的一个傍晚，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。故乡的稻子正是扬花时节，夕阳斜照，山风吹送，整个乡村的上空弥漫着稻花淡淡的清香味儿，我的心情也变得格外轻松、愉悦。

母亲正准备着晚饭，她说父亲又去看他的稻子了。我来到田边，看见父亲正蹲在那儿，抽着烟，仔细地端详着他的稻田，那目光里满是虔诚，好像他的期待会转化成养分，让田里庄稼飞快地拔节长高。

父亲是个种田的好把式，今年的稻子又长势喜人。一株株稻苗精神抖擞，那密密匝匝的稻穗，像蛇头一样从稻叶鞘中钻出。“蛇头”上挂满了稻花，小得像婴儿的指甲，泛着微微的鹅黄，没有一丝杂色，纯粹得让人怜爱。

我一直认为稻花无香。父亲说：“稻花香着呢，你得静下心来，仔细去闻。”我仔细地闻了闻，那是一种细微的草木香，或者什么都不是，一种淡淡的、让人亲近的自然之香。

可能我没像父亲那样种过田，流过汗，没像他那样把心贴近自己的庄稼，所以感受不出稻花特别的香来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稻花的喜爱。稻花花期短，但它却是累累

硕果的起源，等花儿谢后稻子就开始灌浆了，那金色的谷粒，是希望，温暖了多少农人殷切的目光。

看着这清新淡雅的稻花，我不禁想起了儿时贫瘠的岁月。稻花开的时节，也正赶上青黄不接，乡亲们盼望着稻花早点花落打苞，以解饥饿之虞。稻子终于成熟了，母亲等不及将稻谷晒干去碾，而是将还带有水气的谷子放到锅里焙干，然后用一种叫“碓”的工具舂成新米，接着烧火、淘米、煮饭，整个屋里弥漫着稻米的清香。那时，乡亲们大都是这样，一到吃饭的时候，真有“塘南塘北九千顷，八月村村稻饭香”的气氛。

我一直认为，在世间的诸花之中，稻花是最美的，它朴实、不张扬，不植在逼仄的花盆里，只有无边的绿野才配得上它的摆放。历代文人墨客也对稻花喜爱有加。舒岳祥赞曰：“稻花花中王，桑花花中后”；辛弃疾在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写道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；曾几也有“千里稻花应秀色，五更桐叶最佳音”的妙语……

稻花给人快乐，予人希望，漫步夕阳下，稻田美丽如画。轻风送稻香，这份喜悦，实实在在地荡漾在人们心头。

■ 性情中人

## 文学青年八十六

◎王珍

她张开双臂，拥抱了我，笑着说：“我一直读你的文章，以前把你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一篇篇剪下来，等到有时间再细读。现在在平板电脑上读你公众号上的文章……用你的话来说，我就是你多年的粉丝。”

这是金婉洪和我初次相见的光景，热情洋溢，快人快语。她精神矍铄，对答如流，思维敏捷、缜密。即使见到了真人，我依然不相信她是一位86岁的耄耋老人。

其实，我做她的粉丝也有不少日子了。我被她写的文章所吸引，并不是因为她的文章写得特别出彩，而是当我知道那些文章的写作者年纪比我妈妈还大时，我在心中把崇拜偶像的排名作了一次调整，多年雷打不动排在第一的妈妈移到了金阿姨之后。金阿姨一再谦虚地说，自己写的那些帖子不能算文学作品，只是生活琐事的记录。听过太多的自以为是为地自吹自擂，金阿姨的话让我的耳朵如沐春风，特别清新舒爽。和这位神交已久的老人面对面说话，比读她的文章时感觉她更像一位文学青年。

金阿姨写的虽然是生活的碎碎念，但有趣、有料、有意思。她用平

实无华的文字，冷静平和、有条有理地书写着生活中平常通俗的人和事，回味过往的酸甜苦辣，感悟生活点点滴滴，生活的智慧悄然栖于字里行间。

有一次，她和女儿一起去杭州钱江新城看灯光秀，不慎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失了。而她的手机又在要紧关头断电，更不妙的是刚刚存入手机的女儿的新手机号还来不及记住。她果断走进新城管理处值班室求助。在广播找人无果的情况下，她又果断实施刚刚产生的第二套方案——借用值班室的电话给女婿打手机，再由女婿遥控牵线搭桥，让她们母女重逢……

每次和儿孙或者是其他亲友相约聚会，为了能够准时、顺利履约，金阿姨一定会提前一天先去踩点；每次女儿带她出去玩，她也不让女儿去接她，都是约好在两人最方便的地地点汇合。大家一起出游，她一路上拍花拍草，总会发现一些美好的事物，会结识一些年轻的新朋友，相谈甚欢。“WiPi、IT、跟帖、铁粉”这些词语会高频率地出现于她的谈笑间，根本不用刻意为她择词。这样的一位阿姨，



遇见白马

郭建生 摄

■ 人生感悟

## 无需太多

◎陆雪

近闻有位作家到某地长寿村进行采风，途中看见一位老人正在河边垂钓并已钓到不少鱼，于是就上前劝他将所钓到的鱼卖掉一半，留一半自己吃。老人对此却不以为然，他说不会那样去做，宁可多出来的鱼送给别人吃，我每天上午钓鱼，下午喝茶，生活有滋有味，很享受这样的生活，其实人生无需奢求和追求太多的东西。

不奢望太多的东西，不可能成为谁的累赘。

读着她那些生活气息浓郁的文章，我的心常常随她的文字所动，会替她的遭遇着急、担忧，也常常会为她着急中生智哑然失笑，心生钦佩。她就是这样一个人，独立、机智，应急处理能力超强的老人，一个敢想敢干、勇敢果断的老人。

金阿姨有儿有女，儿孙成群，但她坚持要和儿孙们分开单住，即使是年长她十岁的老伴去了康复中心后，她依然一人独居。这不仅是因为她厌恶解人意，说儿孙们各有各的学业、事业和生活，更是她想尽量保持自己独立、自由的生活空间。她不喜欢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，如果房间有人收拾，电视节目有人随时给调好，甚至洗澡都有人帮忙，那人的脑力、体力、时间、精力不是都作废了吗？其实，这才是人迅速退化老化的根本原因。

金阿姨的抗衰老则是：掌控自己的生活，能够自己处理的生活琐事，尽量不去打扰儿孙们。所以她很早就开始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好准备。为了不被时代淘汰，努力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，她的具体行动是从

线，“竖”线是从以前生活中的低点为起点画一条上升线，如果这条线呈现上升趋势则表明自己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，就应该为此感到欣慰、充实和满足。

如果生活是海，那么欲望如潮。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欲望，就像大海不能不涨潮一样，这是一种自然规律。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住尺度。涨潮也有落潮时，不让欲望泛滥成灾，才是可取之举。

坦然的人生，需要把握好欲望的“横”与“竖”两条线。“横”线，是以自己的富有程度为起点画一条水平

线，“竖”线是从以前生活中的低点为起点画一条上升线，如果这条线呈现上升趋势则表明自己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，就应该为此感到欣慰、充实和满足。

如果生活是海，那么欲望如潮。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欲望，就像大海不能不涨潮一样，这是一种自然规律。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住尺度。涨潮也有落潮时，不让欲望泛滥成灾，才是可取之举。

于是，我将洗好不久的那只碗，赶紧从碗柜里取了出来，双手端着举到眼前，借着厨房白炽灯的光线，端详着它的那道裂纹。应该说，那道裂纹已裂得有些厉害，它从碗沿直线状裂到了底端；裂纹的纹也有了一定深度，虽然还没到渗水的程度。

在关注其裂纹的同时，我不经意地发现：自己用了好些年的碗，尽管谈不上是工艺品，但做工极为精细，特别是在彩绘方面——碗面、内沿和底心，均绘有国画山水，细观笔墨简练、意境深远。由此，我不禁为自己长年使用它却忽视它而愧疚。

然后，她叫孙子去买了电脑，安装好后，就开启了网络生活：上网、搜索、阅读、写作、发帖、QQ聊天、传递照片和文件等，并在属于银发族的乐龄网上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在一群网友中，无论发照片、文章的数量质量，还是浏览、点赞、评论的活跃度，她都排位靠前，粉丝一大把，迅速成为乐龄网上最年长的网红。

金阿姨坚持每周写一篇文章，先手写打草稿，然后一稿一稿地修改，改到自己觉得基本满意了，再誊抄清楚，然后再打字录入，上传投稿，和网友们交流切磋。除了网络生活，她天天坚持晨练、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，有时间就出去走走，结交一些年轻的朋友，日子过得充实而忙碌。她的老年生活约等于文学青年的生活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减龄的正确方式，叫做读书写作。

■ 百姓故事

## 第一次办案

◎艾璞

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快到了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吃月饼。这些年我一般不吃月饼，要吃也是吃现做现卖的榨菜鲜肉月饼。不为别的，只为那年的中秋节，经历了我从警以来刻骨铭心的一起案件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警校毕业的我，踌躇满志地以为会分配到市公安局，未曾料到去了杭州湖墅派出所。迎接我的的是一貌不扬、身材矮小的黑瘦老头，乍一看以为是工纠队员，指导员说这是所长老杜。老杜组织全体民警开了个简朴的欢迎会，指着我的鼻子用难懂的杭州方言道：“你就当个户籍警吧，今天拜小王民警为师，他是我们分局的标兵。”

一晃到了中秋节，那天我值班，看着街上手提月饼的人来人往，我恍然若失，竟然忘了给最爱吃月饼的母亲买一盒。

正当我要去搭伙的单位买晚饭时，一打工妹气喘吁吁地跑来报案：“我刚领到的2个月工资被偷了，你们快给我把小偷抓起来。”

小姑娘是在附近食品厂上班，下午发的200元工资放在木箱里，加班后回寝室，木箱挂锁被撬，钱不翼而飞。要知道，我那时月工资还不到100元呢！

我向所长汇报，所长令我带一工纠队员去。我们穿过厂房，到了西面一幢2层楼2楼的简陋打工者集体宿舍。不足10平方米女工宿舍，室内有两张高低床，住有4名女工。

经对现场初步调查发现：宿舍门锁正常，下午门一直锁着，4名女工除一名叫梅的女孩下午休息外，另3人在加班。经对被撬木箱及锁痕迹仔细检查，判断是左撇子用螺丝刀撬的，而且力量不大。我把大致情况在电话里向所长作了汇报，所长笑道：“这案子就你办了，关键要把梅找到。”

梅八九不离十是作案嫌疑人，这一点我和所长不谋而合。随后就有工友告诉我，梅就是左撇子，下午在邮局里看到她在买邮票寄信。

“在邮局里。”我琢磨这话，

■ 思绪点滴

## 一只只有裂纹的碗

◎卢江良

前几天，我在洗碗的当儿，一只只有裂痕的盘，突然间破碎了。我告知妻子时，妻子预言道：“你盛酒的碗，估计也快不了。”自己盛酒的碗有了裂纹，作为每天用它的人，早在去年我就已经发现，只是一直没放在心上，现经妻子提醒，我便重视起来。

于是，我将洗好不久的那只碗，赶紧从碗柜里取了出来，双手端着举到眼前，借着厨房白炽灯的光线，端详着它的那道裂纹。应该说，那道裂纹已裂得有些厉害，它从碗沿直线状裂到了底端；裂纹的纹也有了一定深度，虽然还没到渗水的程度。

在关注其裂纹的同时，我不经意地发现：自己用了好些年的碗，尽管谈不上是工艺品，但做工极为精细，特别是在彩绘方面——碗面、内沿和底心，均绘有国画山水，细观笔墨简练、意境深远。由此，我不禁为自己长年使用它却忽视它而愧疚。

这时，一位文友打来电话，问我在忙什么？我谈到了这只碗。他不由地哂笑，并不以为然地说，对于一只碗而言，只有用到破碎，才能体现它的价值。他还举例说，就如我们家里的车，如果还能够行驶，却让它长期停着，这是一种无谓的浪费。

油然，我想起孩提时代，看到村里的那些老人，自年轻到老迈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每天勤恳地劳作，直到生命的终止。记得，曾经有个老人，只要不是病得下不了床，无论阳光普照，还是刮风下雨，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去山上田头，要么砍柴要么拔草。

莫非她把偷来的钱汇到家里去？只要到邮局查清楚，不怕她不开口。我正合计着，看热闹的人纷纷叫道：“梅来了。”大家的目光聚焦在梅身上，她显得不自然地往宿舍里走。我突然大喝一声：“你干的好事！”梅看到穿警服的我先是一怔，接着脱口而出：“我没干。”

“还要我陪你到邮局里去查汇了多少钱？”我紧追不舍。“那是我把自己的钱汇回家。”梅头上直冒汗，嘴里还振振有词。

我大脑高速运转后说：“把汇款凭证给我看下。”梅从一个纸做的皮夹里，找出一张汇款凭证：“你就当个户籍警吧，今天拜小王民警为师，他是我们分局的标兵。”

“你的菜票呢？”梅从自己的柜子里找出菜票，我发现按平常消费只够吃3天。“你另外还有钱吗？”我问。“没有了。”梅显得有气无力。

难道4天后她饿肚子上班？经过对梅的搜查，我从梅的家人给她的来信中获悉，她父母最近生病急需用钱，希望她尽快寄钱回家。我明白梅迫切需要钱的动机，尽管她值得同情。梅看着我认真读完信件后，双眼噙满泪水，欲说还休，眼睛直盯着门外一堆砖头发呆。

我走出屋外想看看有啥名堂。突然，脚踩着了地上的青苔，一个趔趄，我碰倒了一堆砖头，发现有一沓人民币散落砖头堆里。拣起来一清点，正好20张10元。

在派出所做好笔录，捺取梅的指纹后，她和我谈起了贫穷故乡，流露出求知的渴望。她说自己一直在自学，贫穷使她暂失理智。

梅被拘留5天，伙食费我替她付了。我和工纠队员小赵，把一个月的工资捐给了她。

梅从拘留所出来后，提着一袋最便宜的榨菜月饼来谢我，我当时正好外出追逃，不知情的人以为是我女朋友。

这便是我从警后办的第一案，虽不起眼，犹历历在目，甚至心里还有点隐隐作痛。